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 挑战与对策^{*}

荆 林 波

摘 要：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面临诸多挑战，可从受众、传播者、媒介与评价者四个维度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中采取了七个方面的新举措，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以期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提升。

关键词：期刊评价 AMI 信息传播

作者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中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732）。

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面临的挑战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无论如何评论，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如何定义新时代，如何面对诸多新的期刊评价挑战，如何有更多的新作为，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信息传播的模式，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 1948 年《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指出：“谁”（who）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说什么”（says what）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是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渠道”（in which channel），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对谁”（to whom），就是受传者或受众。受众是所有受传者如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效果”（with what effect），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这个“五 W 模式”，是传播研究史上的一大创举，为后来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①（见图 1）

^{*}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全体的鼎力支持，尤其感谢课题组王力力、苏金燕、耿海英、余倩、逯万辉、奚祺海、王雅静等协同配合，许多创新都是集体推动形成的，当然，文责自负。

^① 拉斯韦尔的“五 W 模式”是线性模式，即信息的流动是直线的、单向的；而大众传播学的五个主要研究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也是由这一模式发展而来。参见 Lasswell, H. 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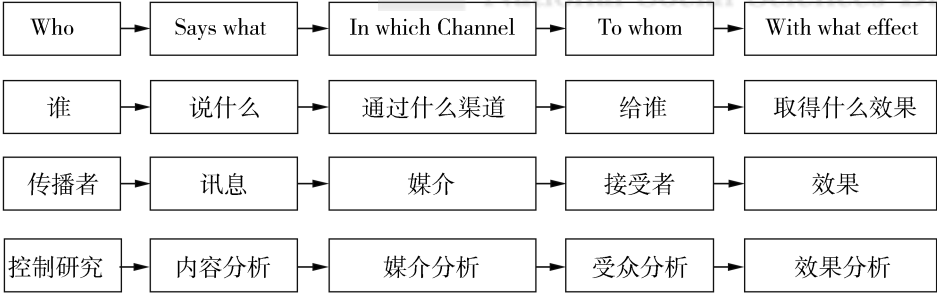


图 1 大众传播学的框架

从学术期刊的传播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传播者、讯息、媒介、接受者和效果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可以用“新时代”概括，具体而言，新时代的新挑战如下。

（一）受众分析：从接受者（阅读者）的角度看挑战

1. 阅读习惯的改变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多在书斋读书。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逐步习惯了在地铁、公交车上读书看报，手机、平板电脑等传播媒介普及应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根据《2015 年路透社数字新闻报告》，在所调查的 12 个国家中，平均每周使用智能手机获取新闻的用户达到 46%，比上一年增加了 10%。^① 2013 年，我国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首次过半，达到了 50.1%，并且国民阅读习惯中新媒体阅读接触时长不断增加，出现了“数字化”阅读的新特点，通过书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传统阅读手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10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③ 2018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0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④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网民 2968 万人，较 2017 年末增长 3.8%，我国网民首次突破 8 亿，彰显着我国互联网普惠化成绩显著。同时，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88 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3%，充分显示了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用户市场。网民的增多、手机用户的增多，必然导致阅读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从过去的读报纸、看电视来获取资讯，转变为通过互联网、手机来攫取信息。

这种阅读方式的变迁也逐步反映到学术阅读上面来。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程度已达到 95%。据不完全数据统计，目前有 80% 以上的学术期刊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资讯网和龙源期刊网收录。^⑤ 过去是阅读纸质学术期刊为主，如今是直接查询数据库，下载相关论文。

① Digital News Report 2015, 2015 年 9 月 17 日，<http://www.useit.com.cn/thread-10116-1-1.html>, 2019 年 1 月 1 日。
② 2014 年 4 月 21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由该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的初步研究成果。参见高方：《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结果发布——数字化阅读接触率首次过半》，《传媒》2014 年第 9 期。
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 年 8 月 3 日，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xzbj/hlwtjbg/201608/t20160803_54392.htm, 2019 年 1 月 1 日。
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www.cnnic.net.cn/gwym/xwzx/rdxw/20172017_7047/201808/t20180820_70486.htm, 2019 年 1 月 1 日。
⑤ 张耀铭：《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超星会议发言稿，2016 年 10 月 20 日。

2. 阅读的深浅变化

由于上述阅读习惯的改变，导致阅读也变得越来越简单随意，看时一目十行，看后过目即忘——人们常说的“浅阅读”逐渐风行起来。对于“浅阅读”所带来的问题，学部委员黄长著曾作过特别分析。^① 如今浅阅读的群体正迅速膨胀，浅阅读群体中知识分子也在增加，由此，很难简单地用深浅阅读辨别用户教育水平，也很难简单地通过读纸质书、读电子出版物来划分深阅读与浅阅读。^② 根据企鹅智酷的调研，移动阅读时代，人们追求碎片化的短阅读，习惯游走于标题党文章和易被快速阅读的列表式文章形式中。长文阅读想要吸引大规模用户的注意力，内容本身的话题选择和情节丰富度才最关键。^③ 两种阅读观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同时存在，并且让人各取所需。从阅读时间和阅读程度可以把阅读者的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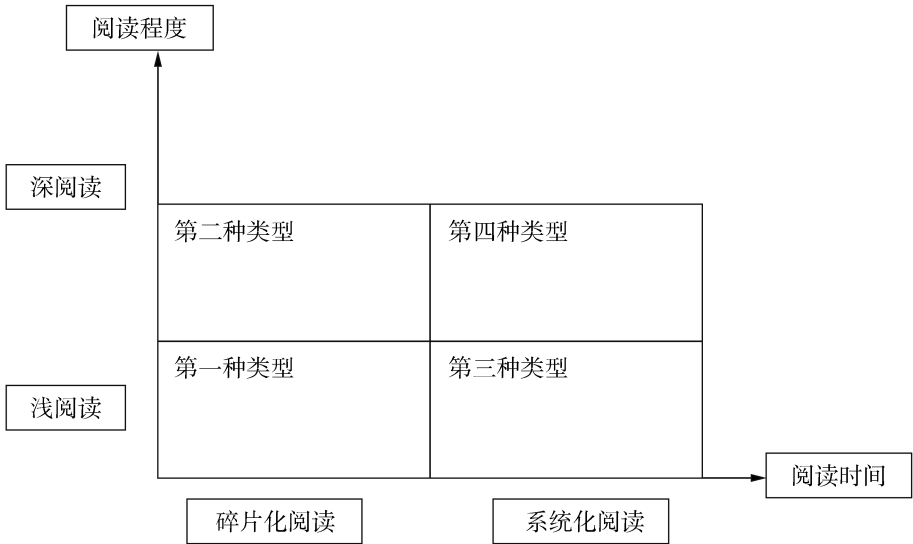


图 2 阅读时间与阅读程度状况

资料来源：荆林波，《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演讲稿，2016 年。

无论是第一种类型——快速翻阅者，还是第四种类型——耕耘式阅读者，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不能因为当下的碎片化阅读盛行，而鼓励研究者推波助澜，更不能因此否定有相对多的读者所采取的零敲碎打加深阅读。很难说哪种阅读方式更好、更优越，关键看哪种阅读方式适合于个人现状。

3. 阅读者的付费变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阅读者认为，可以免费获得各类信息。即使在美国，从 2013 年以来，整体新闻付费用户并没有显著增加，^④ 我国的纸媒也不例外。世纪华文对全国 70 个城市的报纸零售

① 2015 年 7 月 8—10 日，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八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5 年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黄长著荣誉理事长作了主题报告，分析了深阅读与浅阅读的利弊。

② 2014 年初，BuzzFeed 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花 500 美元在底特律买一套房子》的文章获得了超过百万的访问量。此文阅读数据让人惊讶之处在于，这是一篇翻译成中文大概 1 万字的长文，但 47% 的读者来自移动端，其中用手机阅读的读者平均读了 25 分钟，而用平板电脑的读者反倒阅读时间短，只有 12 分钟。

③ 企鹅智酷：《2015 年移动阅读习惯调查报告》，腾讯科技，2015 年 6 月 29 日。

④ 2014 年，11% 的美国人为在线新闻付费，美国前三付费订阅媒体分别是地方性报纸、《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2015 年 9 月 17 日，<http://www.uscit.com.cn/thread-10116-1-1.html>，2019 年 1 月 1 日。

终端（包括报刊亭、报摊、便利店、超市、书店等）的持续监测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和 2013 年相比下滑了 30.5%，其中，都市报类下滑幅度最大，居于各报之首。^① 2017 年，北京地区最具代表的报纸之一《京华时报》正式停刊，2019 年 1 月 1 日，曾经火爆的《法制晚报》宣布停刊。最近几年，北京地区停刊的还有《北京晨报》、《北京文摘》和《京郊日报》等。曾经人手一报出行的场景被人手一手机的场景所代替（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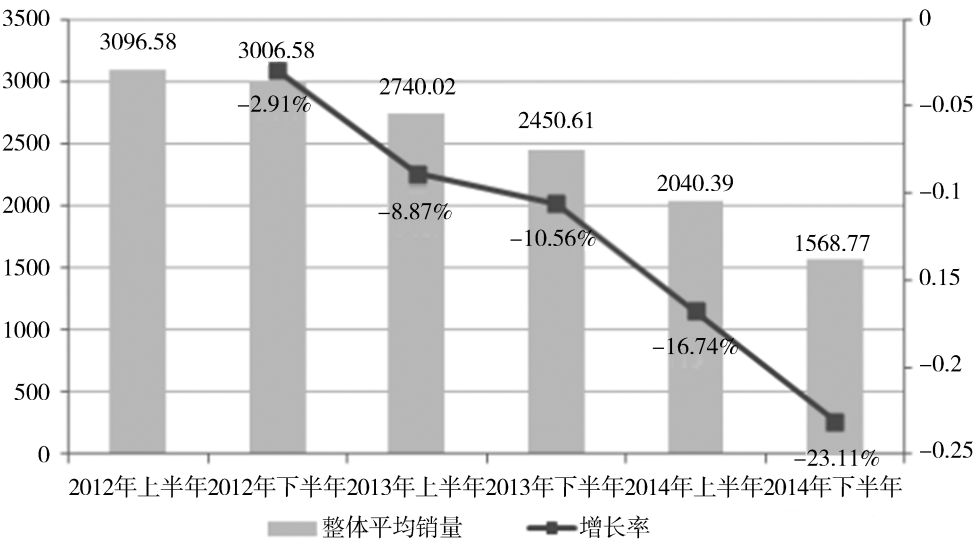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14 年全国报纸零售发行趋势

资料来源：世纪华文，2015 年调查。

而学术期刊多是单位订阅，单位付费、阅读者免费。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术期刊的定价是非弹性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该院的数十种期刊进行了提价，结果对订阅量没有太大影响，反而发行收入有明显提高。未来的学术期刊一定是收藏品、奢侈品，它只能被少部分人所拥有，广大读者更多地是通过电子方式阅览、下载。

4. 阅读最终提升到主动参与、用户体验

新技术不断变化，比如，最近新浪提出的“浸媒体”，即虚拟技术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沉浸式体验，让观看者有身临现场感觉，实现了读者“浸阅读”。阅读者不再被动观看，而是可以主动参与其中，上传文字、图片、真实场景拍摄视频，许多内容集合在一起，呈现给观众或用户。^② 也就是说，阅读用户已经发生了角色转变，他或她不仅仅是阅读用户，而且也是新闻的采访者或现场报道者。这种“浸阅读”方式也必将推动相关传播媒介的进一步深化变革。

5. 读者的需求变化——从被动到主动、从 UGC 到 PGC 和 OGC

UGC 是“用户原创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给其他用户，有时也将它称作 UCC（User Created Content）。最典型的案例是 WIKI，一种网上共同协作的超文本系统，用户可以对 WIKI 文本进行浏览、创建、更改，与其他超文本系统相比，WIKI 有使用便捷、更新快速、开放集成等特点，可由多人共同对网站内容进行不断更新，使网站内容制作和编辑成本最小化，同时实现了知识积累的最大化，充分展

① 佚名：《2014 年全国报纸零售量下滑 30% 都市报首当其冲》，新浪传媒，2015 年 4 月 3 日。

② 新浪联合硅谷布道师发布的《未来媒体趋势报告》，新浪新闻，2016 年 10 月 24 日。

示了“共创共享”的理念。^① 这种模式被人们普遍看好，尤其是在移动端的 UGC，具有更好的前景。但是，UGC 不利的方面在于内容的质量良莠不齐，创作人身份难以鉴别，因此，又出现了 PGC 和 OGC。PGC 是“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是指专业生产内容（视频网站）、专家生产内容（微博），也称为 PPC（Professionally-Produced Content）。专业视频网站大多采用 PGC 模式，分类更专业，内容质量也更有保证。OGC 是“职业生产内容”（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是指以创作为职业的人员创作的内容。UGC、PGC 和 OGC 之间有可能存在交集，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②

（二）传播者面临的挑战

阅读者的上述诸多变化，必然对研究者及其内容带来相应的变化。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研究机构由传统的物理藏书优势地位逐步变化为数字存储的劣势地位。国际数据公司定义了大数据的四大特征：海量的数据规模（vast）、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和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或者低密度的数据价值。^③ 仅从海量的数据规模来看，全球新产生的数据年增 40%，全球信息总量每两年就可翻番。^④

在大数据的冲击下，研究机构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基础设施能否与时俱进，提供与大数据相匹配的计算机集群，^⑤ 特别是存储能力的提升。同样，图书情报机构要思考如何从过去的纸质图书期刊报纸的存储优势，扩展到保持大数据存储的优势。今天的图书馆已经不能简单地按照藏书量大小来说明自己的地位，而要兼顾其数据存储能力。^⑥ 而国内各研究机构图书馆的数据存储能力大多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根本没有把数据存储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来看待。

对于研究者自身，研究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能否跟随信息社会的潮流？研究者不能仅作为旁观者，能否与时俱进，打破常规？研究者能否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信息化给研究者带来双重效应：“积极效应”在于研究者真正实现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可以快速地了解各种信息，及时地、全天候、跨疆域地进行信息交流；“消极效应”在于研究者面临着海量的信息，根本无法做到“通晓天下”。换言之，研究者面临着众多困惑——如何处理海量数据？如何过滤多余的信息？如何快速地挖掘数据？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如何针对 80 后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一代”进行思想教育？如何传承中国文化？正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

- ① 艾瑞咨询集团在 2013 年发布了关于 UGC 模式的首份跨行业研究报告——《中国式 UGC 白皮书》，分析和研究了中国 UGC 模式发展现状、与国外 UGC 模式的差异以及中国 UGC 模式未来走向等问题。
- ② PGC 和 UGC 有交集，表明部分专业内容生产者，既是该平台的用户，也以专业身份（专家）贡献具有一定水平和质量的内容，如微博平台的意见领袖、科普作者和政务微博。PGC 和 OGC 也有交集，表明一部分专业内容生产者既有专业身份（资质、学识），也以提供相应内容为职业（职务），如媒体平台的记者、编辑，既有新闻的专业背景，也以写稿为职业领取报酬。
- ③ 荆林波：《大数据的由来与作为》，《财经智库》2018 年第 4 期。
- ④ 国际数据公司：《数字宇宙 2020 年》，2012 年报告。2011 年全球数据总量已达到 1.87ZB（1ZB=一万亿亿字节），如果把这些数据刻成 DVD，排起来的长度相当于从地球到月亮之间一个来回的距离，并且数据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飞快增长。预计到 2020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 35—40ZB，十年间将增长 20 倍以上。
- ⑤ 樊伟红等：《图书馆需要怎样的“大数据”》，《图书馆杂志》2012 年第 11 期。
- ⑥ 荆林波、马源、冯永晟、周亚敏：《ICT 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最优政策工具》，《经济研究》2013 年第 5 期。

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内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主体都发生了巨大的裂变，我们归纳出哲学社会科学有如下特点：

1. 知识：在农业社会，知识往往体现为经验，这种知识的积累是非常缓慢的，而且知识的传播是点对点，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进入工业社会，人类通过科学规律的发现来积累知识，通过教育机构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加上新闻传媒的兴起，报纸、电台、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幅度扩大了信息与知识的传播范围。而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的产生规律与传播规律都发生了变化，难以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特别是，许多工业社会所形成的规律在信息社会面临着失效，比如，西方经济学最经典的“边际收入递减规律”，而我们在信息领域却面临着“边际收入递增规律”。再比如，传统的“二八定律”受到“长尾理论”的挑战。

2. 知识体系：农业社会的知识体系是“点点滴滴”逐步连成“线条”，而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可以表述为“块状结构”，它以某个学科领域来确立各自的定位，而信息社会的知识体系呈现为“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发散现象，表面上看毫不相关的知识或者事物，会在某个节点上相连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3. 知识占有程度：一般而言，农业社会对于知识的占有程度基本上是独享的，而到了工业社会，更多地强调知识产权的所有与保护，随着共享经济的出现，知识占有程度逐步转变为分享乃至完全共享。这也对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4. 知识传播途径：在农业社会，知识传播途径基本上是靠口述，其精准性并不高。到了工业社会，书本和大众媒体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知识传播有据可查，更加可靠。进入信息社会，知识通过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快速地传播。在农业社会的封闭环境下，知识的传播速度较慢，知识复制成本很高，但在信息社会的互联互通的环境下，所有互联网用户不仅仅是知识的受众，而且是知识系统的贡献者，这样，就形成庞大的动态知识库，并且可以低成本复制与快速传播，进而使所有互联网用户都能分享这些知识，创造更多新知识。

5. 知识传播范围：农业社会受制于交通工具，人们的生活与交往地理范围非常有限，尽管有个别特例，但总体而言，靠口口相传的知识传播范围必然非常有限。随着汽车进入个人家庭，铁路、轮船、火车与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工业社会的人们交往半径大大地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也更加便捷、范围更广。而互联网的引入与普及，信息社会的知识可以无疆界地传播，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提升，则使得知识传播更加便捷。

6. 系统开放程度：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逐步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半开放系统，再过渡到信息社会——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系统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必须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变革，特别要避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这一点对于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而言，显得尤为重要，知识分子千万不能抱守残缺，总是以过去的思维、历史的知识积淀和传统的价值评价来审视信息社会的新生事物。

7. 政府控制程度：在农业社会，在封闭的区域和环境下，政府可以依靠强势政府力量来控制社会运行，保持其农耕效率。到了工业社会政府的控制力逐步下降，市场的力量更多地发挥作用，政府逐步过渡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进入信息社会，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共享、互联等倡导扁平化管理，区块链则鼓励“去中心化”，这与政府要集中资源、进

行有效管理是存在冲突的。特别是，政府管理要依靠大数据进行动态管理，然而目前平台公司、信息技术大公司手中也掌握大数据，政府要做到全程监管、无缝控制难度不小。

8. 政府控制成本：如上所述，在农业社会，要控制一个有限的区域和相对明确的管理对象，政府投入的资金与人力相对比较少，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的控制成本越来越高。而到了信息社会，更是需要海量的资金与人力。

9. 社会组织：农业社会主要依靠血缘、族群等维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很少，处于松散和不健全的状况，而到了工业社会中，各种利益群体出现，社会组织也开始增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法律法规也逐步健全。在信息社会，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推广，网络结社日益增多。在社交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虚拟组织的发起人，比如通过微信建立某个朋友圈，或因为某个兴趣、话题而形成熟人群体，这种社会组织的成员的忠诚度比较高，影响力也比较大。具体参见表 1。^①

表 1 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特点

内容 \ 社会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知识	经验	科学规律	规律难寻
知识体系	点—线	块状结构	碎片化
知识占有程度	独享	分享	完全共享
知识传播途径	口述	书，大众传媒	互联网
知识传播范围	非常有限	比较广泛	无限
系统开放程度	封闭	半开放	完全开放
信息数量	较少	较多	海量
信息变化状态	静态	动态	实时动态
政府控制程度	完全控制	局部控制	难以控制甚至无法控制
政府控制成本	比较低	比较高	巨大无比
社会组织	松散/不健全	有组织/多样化	随意性/力量日益强大

综上所述，哲学社会科学涌现出如此多的新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些新挑战，不断加强学习，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知识，以适应知识翻番的变革。同时，研究者必须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不仅向前辈学习，而且要善于向同辈和下一辈学习新知识，顺应从前喻文化到同喻文化再到后喻文化的变革。此外，研究者必须学会分享知识，学会利用数据挖掘，避免重复性的生产，提高知识的使用效率，把精力集中在新知识的创造上。而各级政府则必须关注信息社会的变迁，了解网络结社的动态，加强对各类虚拟组织的导向引导，注重利用新媒体，增进互动，培养正能量的意见领袖者，发挥他们积极向上的导向作用。

(三) 媒体的挑战

如今的媒体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推动的转型。新媒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迭代与突破，传统媒体在压力下持续进行自我革新。未来媒体会发展向何方，皮埃罗在《未来媒体趋势报告》中提出十大趋势：用户体验技术、大数据、新内容时代、流媒体、手机应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共舞、创客文化、货币化、新平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②

① 荆林波：《信息技术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学术探索》2015 年第 1 期。
② 新浪联合硅谷布道师发布《未来媒体趋势报告》，新浪新闻，2016 年 10 月 24 日。

社交媒体成为新的信息平台，尤其是网络视频消费的增长体现得更为明显。以脸谱网为例，2015 年，其视频消费量增长了 75%，日均视频浏览量高达 80 亿人次。正是基于这样的变化，CNN 等传统媒体对于脸谱网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愈发重视，在短短不到一年间，CNN 投放到脸谱网的短视频数量就增长了 5—10 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虽然网络视频在近年来实现了发展，但是，其浏览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社交网络平台以及软新闻。^①

在大数据时代，不重视传播效果是很多学术期刊难以转型的观念困境。数字化时代，人们以易读、悦读、便捷、高效为宗旨的阅读习惯已经和传统的阅读习惯不同，将出版小样上传知网视作完成了数字化出版的思维理念已经与当下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产生了脱节与断裂。^②

英国研究信息网络（RIN）率先推出“纯网络”（E-ONLY）期刊，彻底开放期刊内容，告别纸质出版形态；美国物理学会网于 2011 年推行论文“先发后审”制，半年内收到 2000 多篇投稿，其中不乏一些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这种出版模式在“纯网络”基础上，更进一步缩短审稿周期，防止科学数据及结论失去时效性，杜绝审稿专家由于自身的专业限制、伦理不端而造成优秀稿件石沉大海的现象；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及医学信息产品和解决方案出版商 Elsevier 公司，2013 年在自己的平台上推出全新出版模式——论文单篇出版。这意味着编辑部不再仅以引用率、影响因子、专家评议这些指标评判论文价值，也不再为了出版一本固定页码、固定周期、接排完美的期刊而让优秀论文在发表时间上受限制。毫无疑问，这种出版方式，打破了传统出版格局和思维定式，有助于学术期刊的转型。

国家新闻出版“十二五”规划推出依托大数据技术的“国家学术论文数字化发布平台”精品工程，为在困境中挣扎转型的学术期刊指明了方向。学术期刊只有在刊网融合中借助大数据之力，主动转变办刊形式、办刊体制和办刊理念，突破传统运行机制，早日与市场经济融合，才能实现转型发展。作为学术期刊的办刊人，只有主动创新、寻求突破，突破观念困境，才能真正创新契合时代精神的新体制、新出路、新理念。^③

（四）评价领域的挑战

1934 年，英国著名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C.Bradford）通过统计专业论文在专业期刊上的分布情况，揭示了文献的集中与分散现象，首次提出了具有评价意义的“核心期刊”的概念。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对期刊文献的引文进行了大规模统计分析，得出了大量被引用文献集中在少数期刊上，而少量被引用文献散布在大量期刊中的结论，亦即从引文角度证实了核心期刊的存在。

影响因子是指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这个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这个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影响因子，人们就试图通过“分子策略”和“分母策略”做大影响因子。所谓“分子策略”，就是把总被引用数做大，加大被引，出现了强制引用、互引、共引等现象；所谓“分母策略”，就是把发文数量做小，出现了发表论文越来越长的倾向，许多期刊要求发表论文在 2 万字以上，有的期刊发表近 10 万字甚至超

① 陈怡：《看路透研究院 2016 数字新闻分报告 如何解读网络视频新闻的现状与未来》，《中国记者》2016 年 10 月 20 日。

② 姚青群：《“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转型的困境与机遇》，《传媒》2016 年 15 期。

③ 有人提出：互联网时代没有受众只有用户。用户是清晰、特定的主体和个人。新的传播关系已经产生，新的以个性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传播关系替代了大众传播。这种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过 10 万字的论文。影响因子是一把双刃剑。

到了 2012 年 12 月，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会议上，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内的 75 家机构和 150 多位知名科学家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宣言认为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① 同时，《旧金山宣言》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评价建议，对基金会、出版机构、研究者、数据提供方等都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具体而言，对数据提供方的建议包括如下四条：一是通过提供用于计算所有指标的数据和方法，公开和透明。二是提供允许无限制重用的许可证下的数据，并提供对数据的计算访问。三是要清楚的是，不适当地操纵度量标准将不会被容忍，明确什么是不适当的操纵，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类似的行为出现。四是在使用、聚合或比较度量值时，应考虑文章类型（例如，评论与研究文章）和不同主题区域中的差异。之后，2013 年 5 月，《科学》杂志发表了相关社论，对影响因子的作用以及它的引用范围作了全面评价，特别是对影响因子的正确使用指出了方向。2015 年《莱顿宣言》发布，它所提出的十条原则给评价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此宣言最早发表在 2015 年 4 月 22 日的《自然》杂志上，^② 来源于 2014 年在荷兰莱顿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凝练了基于指标的科研评估的规范，借此被评估者可以问责评估者，而评估者可以规范使用量化指标。2016 年，《自然》及其子刊开始提供自 2012 年以来的基于论文的指标和 Altmetric 数据。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引入更多的评价指标，包括 2 年影响因子、5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立即指数、论文影响力分值和 2 年中值等。2016 年 7 月 11 日，著名的情报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宣布将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IP&Science）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霸菱亚洲投资（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和 Onex Corp。7 月 12 日，美国微生物学会（ASM）领导层决定，以后将不在 ASM 期刊网站上公布影响因子，这意味着放弃了影响因子。^③ 2017 年 4 月 27 日，自然科研正式签署了《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④ 开始与其他期刊一样，正确对待影响因子的评价问题。此外，自然科研还进一步丰富期刊指标体系，比如，尝试增加了同行评议指标，包括从论文提交到接收、从接收到发表的时间等。2017 年 12 月，在欧盟委员会专员卡洛斯·莫达斯（Carlos Moedas）的推动下，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和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联合签署了一份宣言，认为同行评议是科研评价最值得依赖的基石；不要过分评估；应该谨慎地选择同行；应该对评审专家进行培训。^⑤

近年与评价相关的还有开放获取、掠夺性期刊造成的影响。2015 年 12 月，福建师范大学林贤祖在微信公众号“学术周刊”刊文《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论文版面费，惊心触目!!!》，引起国内学术界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文章写道：“随着这十几年来的国际学术出版界大变革，许多国外学术出版商瞄准了中国的巨大市场，打着‘开放存取’旗号，开始大肆

① Michael Way and Sharon A. Ahmad, “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May 2013, p. 126.

② Diana Hicks et al., “Bibliometrics: 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 *Nature*, vol. 520, no. 7548, April 22, 2015.

③ 纪伟光：《影响因子真有那么重要吗？揭秘论文背后的真相》，2016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wm/20160717/content-1004411.html>, 2019 年 1 月 1 日。

④ 自然科研旗下签署 DORA 的期刊包括《自然》、所有冠名“自然”的研究期刊、所有冠名“自然”的综述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和《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

⑤ R. Catlow, “Peerreviewers Need More Nurturing,” *Nature*, vol. 552, no. 7685, 2017.

征收版面费。由于自卑情结,国人和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对国外论文十分青睐,许多人通过科研经费报销向国外期刊缴纳巨额版面费,使自己一文不值的论文变成印刷品!保守估计,每年学术界向国外出版商“进贡”的论文版面费总计有数十亿之多,触目惊心!”^①

OA 期刊英文全称是 Open Access Journal,中文译为“开放存取期刊”,不同于《科学》等读者付费订阅的传统学术刊物,这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在线出版的学术刊物,由论文作者或基金会、图书馆付费,经审核后刊发,读者可免费获取。过去十多年,这种模式显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规模持续扩大。在论文质量控制方面,OA 期刊与传统期刊有类似之处,但不一定都采用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比起传统模式,这种开放存取模式有许多明显的优势,使得投稿、出版、传播更为便捷。目前全世界已有 5225 个人和 534 个相关研究机构签署了信息自由传播会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计划协议。

截至 2010 年,开放存取期刊目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DOAJ)共收录 OA 期刊 4953 种,其中 2014 种提供文章层次的浏览,共收录文章 384945 篇;截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DOAJ 一共收入了 12073 种期刊,其中 9030 种提供文章层次浏览,一共收录文章 3337138 篇,遍及 128 个国家。^②

的确,开放获取的情况存在着投稿方便、审阅及时、出版快速等优点,特别是论文发表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读者关注乃至引用。^③原来以为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费用会较低,但是,却出现了一些机构以此牟取暴利。以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为例,PLoS One 是该机构所属的开放获取期刊,从 2006 年开始,PLoS One 每年的发表论文数量逾万篇,成为科技杂志的航母。^④PLoS 出版集团旗下的各大收费期刊版面费用从 1595 美元到 3000 美元不等,并且近年来收费在不断上涨。

2009 年开始,美国知名教授 Jeffrey Beall 涉足学术开放存取出版的问题研究,近年来不断更新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社的黑名单,提醒学者谨慎投稿和参与编辑或编委。2013 年 10 月 14 日更新的黑名单包括 439 家期刊/出版社。

“2015 年全世界发表了约 17 万篇被 SCI 收录的 OA 期刊论文,其中中国作者贡献五分之一左右。”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员喻海良在其博客文中介绍说,现在 SCI 源 OA 期刊的版面费,基本上都在 1200 美元以上,因此,中国作者至少贡献了 2.448 亿人民币。若再加上那些不被 SCI 数据库检索但被 EI 检索(工程索引)的论文,以及完全没有被检索的 OA 期刊论文,版面费用可能还要增加很多。^⑤

林贤祖在文中写道:“目前绝大部分开放存取出版商都采取作者付费(版面费)的模式,这恰恰迎合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表论文的巨大需求,从而产生一个巨大的利润(论文版面

① 徐明徽、江满琳:《收费学术期刊已沦为“敛财机器”?》,《东方早报》2015 年 12 月 27 日。

② 数据来源:2018 年 9 月 10 日, <https://doaj.org/>, 2019 年 1 月 1 日。

③ 统计调查表明,对 119924 篇公开发表的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会议论文调查发现,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7.03,非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2.74,引用明显得到提高;再比如,在电子工程学科中,发表于同一种期刊中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2.35,非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1.56;在数学类论文中,发表于同一种期刊中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1.60,非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0.84。

④ 李警锐、韩莎莎:《记者调查:中国学术界向国外电子期刊缴纳数十亿“论文版面费”?》,2016 年 5 月 19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519/c1002-28364604.html>, 2019 年 1 月 1 日。

⑤ 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 OA 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向中国作者收取的费用为每篇 5087 美元(约合 33100 元人民币)。

费)空间,几乎所有大型的开放存取出版商一开始就罔顾学术水准而追逐暴利!甚至连 Nature 出版集团、Science 集团、Elsevier 集团等老牌学术出版商也加入这场捞金运动!”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有关部委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购买版面费的问题进行调查。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购买国外版面费的情况比较少。

2017 年 3 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掠夺性期刊招聘虚假编辑》,把学术界长期暗藏的一个“炸弹”引爆了。德国、英国、波兰的 4 名学者虚构了一个人物“Anna O. Szust 博士”,^①就是这个虚构的“骗子博士”向数百份期刊投递编辑职位申请。结果半年时间里,有 48 份期刊回复,表示任命他为编辑,并发了聘书,其中 4 份期刊甚至任命他为主编。

同样还有 A 刊熔断事件及其影响。2016 年 4 月 25 日教育部学位中心评估处发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正式启动”通知,^②其附件 2 提供了各学科的“A 类期刊名录”。这份 A 类期刊名录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委托 Thomson Reuters、Elsevier、CNKI、CSSCI、CSCD 等机构据文献计量方法遴选拟定的名单,然后请全国博士生导师进行网络投票,最后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推荐确定的。A 类期刊名录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其中,反对者的代表人物有全国政协委员何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高峻教授等。

近期,浙江大学发表新规(《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网文 10 万+”可等同于学术论文,对与错引起广泛的争议。南京大学 C 刊推迟发布,引起人们对 C 刊的争论。

有关撤稿的风波,也一直持续不断。根据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全球共有 15059 篇撤稿,中国学者占 6879 篇(占比 45.68%)。^③疯狂发表论文的背后折射出我国评价体系的急功近利导向以及科研缺乏诚信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对策

我们在 2014 年完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提出了期刊 AMI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④四年过去了,我们在这四年里采用新措施来开展期刊评价工作,主要措施如下。

(一) 新机构运行机制:评价研究院成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 2017 年 7 月 21 日顺利挂牌,揭开了新的篇章。2017 年作为评价研究院的元年,评价研究院全体人员备受鼓舞,鼓足干劲,按照《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章程》,认真筹划未来的发展规划。目前,评价研究院相关部门已

① O szust 在波兰语里的意思是骗子。

② 全国学科评估工作于 2002 年首次开展,在这之前已完成三轮评估。第一轮评估于 2002—2004 年分三次进行(每次评估部分学科),共有 229 个单位的 1366 个学科申请参评。第二轮评估于 2006—2008 年分两次进行,共有 331 个单位的 2369 个学科申请参评。第三轮评估在 95 个一级学科中进行(不含军事学门类),共有 391 个单位的 4235 个学科申请参评,比第二轮增长 79%。

③ 全球创新论坛:《触目惊心!中国近 5 年遭撤稿论文高达 1437 篇,世界单年度撤稿记录亦由中国学者创造》,2018 年 6 月 7 日, https://www.sohu.com/a/234453762_505837, 2019 年 1 月 1 日。

④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 年第 1 期。

经有了比较详细的工作设想，班子已经勾画出未来五年发展规划、重要发布项目及工作路线图。

2017 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正式转变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内设厅局级单位，正式独立成为一个直属研究机构，并且获得中编办的批准，正式的事业编有 50 人，下设 8 个部门。按照中编办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工作目标为：以“制定标准、组织评价”为宗旨，以“健全体系、完善标准”为责任，着力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权威评价体系，制定科学、透明的评价规则、标准，努力申报国家标准；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制定，努力掌握国际学术评价话语权；作为强化我院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统筹评价监督功能；探索构建中国评价学科框架体系，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完善我国的评价理论，指导我国的评价实践，培养专业化的评价人才队伍；打造对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科研机构、学者以及相关机构委托的评估业务等进行评价的平台等。^①

正是得益于这种体制的保障，我们在人、财、物等方面安心从事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近年来，评价研究院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多项委托，给评价研究院以新赋能。例如，评价研究院承担国务院参事室的委托，定期进行全球智库专项研究；接受专项委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项目“社科研究领域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与奖励制度研究”，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牵头，评价研究院相关部门具体负责；承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委托，制定中国高端智库的评价体系以及考核体系，为下一步全国 25 家高端智库的三年考评做准备；承接全国政协的委托，进行“全国政协建言资政质量评价标准和方法”的专项课题研究；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考试与测评中心合作，配合中直管理局机关党委，完成对相关人员的思想状况调研工作；还先后完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的第三方评估课题，承接了中共中央网信办委托的多项课题研究，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较为全面的合作，在相关数据方面全面支持评价研究院的评价工作。此外，我们还承担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委托的评价课题研究任务。教育部有关机构推出的 A 刊熔断之后，评价研究院承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部门的委托，对 A 刊经济学的 20 个期刊做再评价。

（二）新期刊评价对象：新刊、英文刊

为促进新创办期刊（创刊不足 5 年）及英文期刊的发展，本年度的期刊评价特别开展新刊评价和英文刊评价。开展新刊评价和英刊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这对于新创办的期刊和英文期刊本身就是一种激励。目前，国内的期刊评价机构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评价。

当然，如何在老刊与新刊之间、中文刊与英文刊之间做好评价平衡，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与创新。在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推荐专家与评阅专家等专家学者的支持下，2018 年 10 月 18 日分别召开新刊专家现场评审会和英刊专家现场评审会，面对面地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不断完善，针对性地推出了新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新刊 AMI, 2018）和英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英刊 AMI, 2018）。一方面，这两个指标体系较好地继承了期刊综合评价体系（A 刊 AMI, 2018）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这两个指标体系更适合新刊、英刊的发展特点，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群，也为 2019 年我们推出集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特色刊评价指标体系乃至图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做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① 我们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开展人文社科评价，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权威评价体系建设。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权威评价体系建设，相关学术评价研究组织开展，国际化学术评价交流平台搭建。”



(三) 新学科分类方式：人文社科与综合

2014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是对 24 个学科进行划分,而这次开展期刊评价时,对学科分类进行了细化和调整,以期更好地反映各个学科期刊的发展状况。例如,在结合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 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等学科、图书分类的基础上,2018 年度 A 刊评价时共分成 3 个学科大类、23 个学科类和 33 个学科子类进行评价,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学科分类(按音序排列)

序号	学科大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1	侧重人文学科	考古文博	考古文博
2		历史学	历史学
3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
4		民族学与文化学	民族学与文化学
5		文学	外国文学
6			中国文学
7		艺术学	艺术学
8		语言学	语言学
9		哲学	哲学
10		宗教学	宗教学
11	侧重社会科学	法学	法学
12		管理学	管理学
13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14		教育学	教育学
15		经济学	财政
16			工业经济
17			金融
18			经济管理
19			经济综合
20			贸易经济
21			农业经济
22			世界经济
23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24		社会学	社会学
25		体育学	体育学
26		统计学	统计学
27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
28		心理学	心理学
29		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
30		政治学	国际政治
31			中国政治
32	侧重综合期刊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高校综合性学报
33			综合人文社科期刊

第一大类侧重人文学科类期刊,包括考古文博、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文化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和宗教学共计 9 个学科类、10 个学科子类。第二大类侧重社会科

学类期刊,包括法学、管理学、环境科学、教育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体育学、统计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和政治学共计 13 个学科类、21 个学科子类。第三大类侧重综合类期刊,共计 1 个学科类、2 个学科子类。

(四) 新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学科设权重

在 2014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体系(AMI)》基础上,历经 40 余次调研、座谈、修订,评价研究院于 2018 年 9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对 2018 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体系(AMI)》进行公示。2018 年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由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4 个三级指标构成,实行一票否决制,设置一票否决指标、计分指标、扣分指标和观察指标,各指标统计时间及数据来源有所不同,各指标按照三大学科类划分权重计分。鉴于各学科的差异,该指标体系划分出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综合学科三个大类,给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充分不同学科采用同样指标评价时赋予不同权重的。为此,我们对 A 刊、新刊和英刊进行了相应的指标设计,以期更好地反映期刊的发展状况。

(五) 新定性评价方法:同行评议分四层

2014 年,评价研究院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专家定性评价与数据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同行评议作用。尽管如此,2014 年开展专家定性评价时,专家的选取仍然存在一定随意性。为此,为更好地开展期刊评价工作,充分发挥同行专家作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 2018 年开展同行专家的推荐、遴选工作,构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由四个层次的同行评议专家构成,详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章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推动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建设过程中,各学科专家达成“南审共识”,共同推进期刊评价工作。

1. 第一个层次,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委员由来自各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构成,并且考虑到地域、学科、年龄、机构等构成。目前,咨询委员会由 41 人组成,详见《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名单》。咨询委员会不设主任委员,所有委员享有同样权利。咨询委员负责对评价研究院开展期刊评价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提出改进意见。比如,2018 年 11 月 1 日,由我们组织召开了“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在京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等近十个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和科研管理人员参加会议,再次审议了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及期刊评价结果等内容。

咨询委员会委员对初评出的期刊评价结果进行了复议,认为顶级期刊的数量颇多,一定要严格顶级期刊的门槛;还对少数学科的期刊如何平衡发展,对时政理论期刊的评价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此外,与会咨询委员建议,在评价研究院内部建立学术期刊评价黑名单,建议广泛采纳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所提供的学术不端或政治导向错误的期刊名单,对于名单中出现的期刊使用“一票否决”指标或不予评价。

2. 第二个层次,学科专家委员会

期刊评价学科专家委员会的基本做法是设立两个主任委员,一个是学科专家,一个是期刊专家。一般而言,每个学科中同一个单位的人员不超过两人。我们鼓励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外的专家加入专家委员会,避免把专家委员会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评价研究院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对第一批建成的24个学科类的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名单进行了公示，率先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从评价信息公开、透明开始。截至目前，共完成29个学科类共465种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的筹建，另外4个学科的专家委员名单已经初步拟定，后续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应该说，这是期刊评价的一个新做法。专家委员名单公示后，评价研究院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表扬、批评乃至指责。有些学者对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提出了公开质疑。评价研究院认真对待，组织了多个调查组深入当事人单位进行调研，不仅调查相关专家的学术造诣，还调查该专家的政治品质与学术导向，以全面、准确地了解相关专家的真实状况。这无形之中给我们的评价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除评价研究院自行组建各学科期刊评价专家委会外，对于个别学科，特别是不熟悉的学科，还以委托形式委托在该学科具有一定科研实力的科研机构负责筹建。比如，委托北京大学负责人文地理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委托北京体育大学负责心理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建设，委托浙江财经大学负责统计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的建设，委托南京体育学院负责体育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的建设，委托中南民族大学负责民族学与文化学的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的建设，委托湖北经济学院负责环境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建设。

3. 第三个层次，推荐专家

推荐专家，即由专家委员会委员、各期刊编辑部及评价院特邀专家推荐的同行评议专家。推荐专家成员涵盖了各学科甚至方向的专家，保证学科范围小、发行范围不大的期刊也能做到“每个期刊有人评”。2018年9月，公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推荐专家名单》时有4928人，随后根据公示后反馈意见，对推荐专家名单进行了修订，最终确定为5067人，详见《2018年期刊评价工作推荐专家名单》。

4. 第四个层次，评阅专家

包括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在读学生（主要指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通过网络让评阅专家对期刊进行评价，并积极筹建评价研究院“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专家库”。截至2018年10月30日，参与评价研究院期刊评价工作并申请进入我院“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专家库”的共计1426人。根据评价研究院专家库专家遴选原则，共遴选出734人进入“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专家库”（不含咨询委、专家委、推荐专家），详见《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专家库名单》。

总之，通过该专家体系建设，有效完善了同行评议专家队伍，确保了评价研究院有的放矢地开展期刊评价工作，不仅可以高效、精准地征求专家意见，也使得整个评价研究院的评价工作具有可持续性。这个专家团队的建成，为评价研究院即将开展的特色期刊评价、集刊评价、图书评价乃至整个成果评价、人才评价、机构评价奠定基础。当然，按照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设置，在对期刊进行同行评议打分时，不同专家身份的打分具有不同权重。

5. 期刊评价的“南审共识”

需要强调的是，除召开各学科专家委员座谈会外，2018年10月27日在南京审计大学的全力支持下，评价研究院召开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第一次学科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包括咨询委员、主任委员、专家委员以及评价专家等近80人参加会议，对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结果进行了讨论，对各学科期刊评价的前期工作进行审核，达成了“南审共识”，具体内容包括：倡议每年10月的第四个星期六为“社科评价日”，加强期刊同行评议专家的联系，共同探讨推进期刊科学评价体系建设；坚持政治导向一票否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全过程透明评价原则；坚持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坚持符合期刊发展的周期评价；坚持

严格的期刊评价等级、绝不放水的原则；坚持统筹全面发展、兼顾特色、地区差异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 2018 年期刊评价过程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比如，本来是对 1304 种期刊（A 刊），采用一票否决指标、学术不端指标后，共剔除 13 种期刊，最终仅对 1291 种期刊进行评价。又如，在期刊评价过程中，尽量公开期刊评价过程及重要环节，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网、评价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期刊评价微信群等方式，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再如，对一些小学科（绝学）、新兴学科、偏远地区的期刊等采取了一定的倾向，支持这些期刊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评价指标体系。

（六）新期刊评价范围：期刊数量翻一番

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名单（两批，共计两千多种），结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期刊收录分类原则和数据采集情况，并组织有关专家严格审定后，确定了 2018 年评价期刊名单，并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公示。公示的期刊名单中，包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名单（A 刊，1280 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新刊名单（新刊，213 种）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英文期刊名单（英刊，65 种）。这比 2014 年的期刊评价范围扩大很多（2014 年对 733 种期刊进行评价）。公示结束后，根据反馈意见，评价研究院对期刊评价名单进行了调整，最终调整为 A 刊 1291 种、新刊 164 种、英刊 68 种。

（七）新期刊评价等级：评价分五级，划等不排名

2014 年，评价研究院首创了从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扩展期刊四个层级，为更加贴近期刊实际情况，这次评价增加一个评价等级——入库期刊，变为期刊评价的五个等级。当然，对期刊评价等级的细化，有的专家持保留意见，经过综合考虑，今年期刊评价仍然将期刊划分为五个等级层次进行，因为这有利于推进期刊向更高级别的升级，有利于激励乃至约束期刊，避免进入核心期刊阵营就万事大吉，或者反正也无法达到核心期刊，从而自暴自弃、无所作为，逃避评价机构的监督。在咨询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这次严格控制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数量，从而尽量做到名副其实。

这次期刊评价结果，对参评期刊只给出评价等级，同一等级内期刊按期刊名称音序排列，不给出各期刊具体评价分数，以期避免大家过度关注分数，而影响反思期刊自身在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虽然本年度期刊评价采用了以上七项新措施，但开展期刊评价工作任重而道远，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为期刊发展提供新动力，乃至推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责任编辑：陈凌霄〕

book challenges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of the mainstream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wo aspects: “writing practice” and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former answers the practical question of “how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updating of methodology; the latter uses the compilation principle as a medium to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issues of “wha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hy we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latter,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wo basic compilation principles of “the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 we can find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wha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hina. Through explor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ies, we can find the rewriting’s motivation and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oversea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w to Interpret *Zhuangzi* Aesthetically Today?: A Discussion with Zhang Qiqun

Liu Jianping • 106 •

Zhang Qiqun’s article “‘The Aesthetics of *Zhuangzi*’ as a Paradox” attempts to “dissect” *Zhuangzi*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resources with Western aesthetic method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value theory, not only completely denying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aesthetics of *Zhuangzi*, but also mis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of the aesthetics of *Zhuangzi*, namely, “Tao,” “beauty,” and “natural beauty.” It makes sense and follows academic logic and rationality to make an academic distinction and analysis on whether there is any aesthetic theory in the Western sense in the text of the book. However, using Western aesthetics as the criterion with which to arbitrarily separate the sentiment of Taoist life from the book, and the removal of artistic spirit from the realm of life, ignor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esthetics and the new trend of convergent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aesthetics, is in fact the root of “paradox.”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 is not a negative process of research and annotation, but a positive creative process. The proposition of “the aesthetics” of *Zhuangzi* is not only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 but also a retur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textual connotation of the book. To truly become a subject of universal value, aesthetics should absorb the thought and wisdom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s in the world about beauty and aesthetic feel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requires an open view of “polyphonic aesthetics.”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Research Trend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Sociology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1991 – 2016)

Zhu Huijie and Feng Xiaotian • 116 •

An analysis of the sociology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Database from 1991 to 2016 demonstrates that sociology projects have obvious spatial orient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erse research topics. Most of them are devoted to discovering social laws and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means and method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sociological project papers are rich, their number is increasing, and their impact is higher than the general pap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owever, their overall research level remains to be improved.

Evaluation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s: Challenges and Measures

Jing Linbo • 125 •

The curr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s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ese challenges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udience, communicator, media and evaluator. Th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has adopted seven new measures in the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AMI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it has released the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AMI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port” to promote the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s in China.